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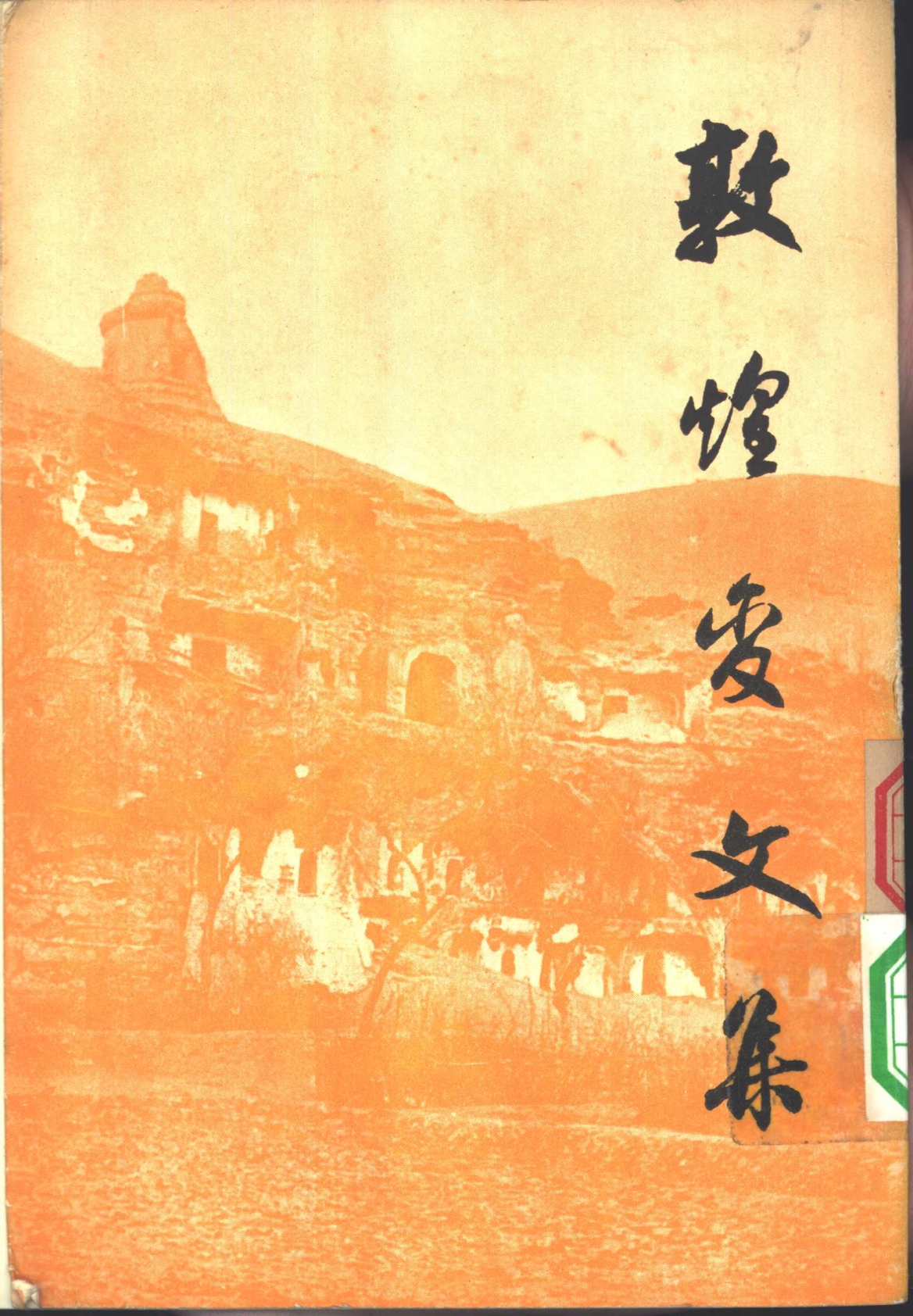
敦煌

文

集

卷一

卷二



敦煌愛文集

上集

王重民 王庆菽 向达
周一良 啓功 曾毅公 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敦煌愛文集

下集

王重民 王庆菽 向达
周一良 啓功 曾毅公

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敦 煌 變 文 集

王重民 王慶菽 向 達 編
周一良 啓 功 曾毅公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號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426 字數 683,000 開本 850×1158 耗 1/32 印張 29 7/16 插頁 25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8600 冊

定價 (62) 2.50 元

定價 (63) 3.50 元

出版說明

早在公元七世紀末期以前，我國寺院中盛行一種「俗講」。紀錄這種俗講的文字，名叫「變文」。變文是用接近口語的文字寫成的，中間有說有唱。說唱的材料，大部採取佛經中的故事，也有不少是採取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的。宋元話本以及寶卷、鼓詞、彈詞之類，莫不和變文有密切關係，可以說它們都是繼承了變文這一文學形式的傳統。

從一些材料上證明，宋真宗時（公元九九八—一〇二二），曾經明令禁止僧人講唱變文。於是這一重要的文學形式，湮沒無聞。一直到一八九九年，敦煌石室發現了數約兩萬個卷子，其中多半是寫本，年代從公元四世紀末到十世紀末。若干變文的卷子，夾雜在佛經和其他文件中。這些寶貴的文學遺產的出現，使得我國文學史爲之增加顏色，面目一新。

所引爲遺憾的，乃是最早的敦煌石室發現者——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把那些卷子當做「古董」，用「海外奪寶」的方式，騙過昏瞶的清政府，大量盜劫，裝載而去。及至我國學者們去收拾殘餘，其中已經沒有什麼珍品了。

過去國內也曾零星出版過一些變文的輯本。由於材料蒐集的困難，校訂工作的繁複，那些輯本，不能滿足一般讀者和研究者們的需要。讀者和研究者們，迫切期待比較完備的變文彙編本。

本書係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啓功、曾毅公（依姓氏筆劃排列）六位先生所合編。將國內外公私收藏的變文之類的東西，盡可能地分別拍攝照片或抄寫，根據一百八十七個寫本，過錄之後，經過互校，編選了七十八種，計分正文八卷。篇中有旁注，篇末有校記。在爭取保存原貌的要求下，力求讀者披閱的便利。對於研究者的資料供應，本書應該被認為是從來變文輯本中最豐富的一部。關於本書編纂經過和整理校勘的方法，編纂者另有引言和敘例，刊於書首，請讀者參閱。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倫敦藏斯三四九一號
“破魔變文”插圖

爐山遠公話 蓋聞法王商、那嚴、龜、五清、無和、佛、行、
 平著、五面、莊嚴、佛、宿、真、宗、皆、是、三、部、事、經、錄、是、錄、
 池、清、涼、如、來、法、度、之、後、衆、聖、潛、示、於、陳、法、中、有、一、和、尚、
 名、曰、彌、樓、有一、弟子、名、曰、惠、遠、既、道、遠、家、住、廣、門、
 兄、弟、二、人、更、無、外、親、兄、名、惠、泰、捨、俗、出、家、亦、在、惠、指、侍、
 養、於、母、喪、遠、於、新、樓、和、尚、處、常、念、正、法、每、觀、直、經、
 如、三、禪、定、如、樂、使、委、世、之、不、遠、遠、於、百、舍、堂、啓、和、
 尚、曰、弟、子、欣、事、和、尚、猶、戴、年、深、學、藝、甚、荒、無、自、爲、過、
 能、今、擬、訪、一、石、山、尋、溪、渡、水、訪、道、參、僧、德、能、能、出、居、之、
 遠、以、暢、平、生、可、笑、師、曰、汝、今、既、去、擬、往、何、山、惠、遠、曰、
 弟、子、東、而、不、歸、南、北、豈、知、只、有、志、未、知、去、處、師、曰、
 佛、說、去、但、往、江、何、作、意、巡、孔、逢、爐、山、即、信、便、是、汝、終、行、之、
 處、惠、遠、聞、語、甚、不、自、勝、願、求、師、處、引、而、已、丁、字、寺、裏、
 有、遠、遠、而、進、步、向、前、舍、掌、稱、寶、再、孔、師、能、和、尚、便、
 舍、長、路、遠、公、進、履、而、行、持、一、部、沒、盤、之、經、來、往、爐、山、
 終、道、是、持、也、春、光、楊、柳、黃、色、芳、菲、深、松、隨、風、而、
 尾、嫋、嫋、雲、雲、山、而、迤、迤、都、寒、腐、之、歸、忙、自、爲、樂、
 道、心、堅、意、銷、早、逢、真、理、遠、公、行、經、數、日、便、至、江、州、
 巡、諸、菴、泊、歇、息、數、朝、又、乃、進、發、向、西、行、經、五、十、餘、里、
 盤、行、之、水、路、逢、一、山、間、人、曰、此、是、燕、山、歸、人、獨、曰、此、是、
 爐、山、遠、公、曰、我、當、勸、師、師、之、曰、遠、公、文、義、途、遠、
 即、極、只、此、便、是、我、山、終、道、之、處、且、見、其、山、非、常、
 異、境、何、似、生、岩、我、方、如、疊、掌、千、寶、崇、崇、光、高、
 峯、峙、岷、峻、峻、嶺、橫、帶、出、蒼、虎、虎、深、溪、松、松、芳、

倫敦藏斯二〇七三號

“爐山遠公話”首段

八相變

余時釋迦如來於過去無量世時百千萬劫多生波羅奈國廣發四弘誓願直求无上提不惜身命常以身及一切萬物給施衆生死力王時見五友又為啖人血肉飢火以逼其王哀憐而身布施餓五友又歌利王時割截身體斷少支解触王時割截救其鳩鵲月夜王時一樹下旋頭于繩求其省患寶妙王時刻身于龍燒着十方諸公身上燃燈于迦薩樓王手時捨身數度清見餓席王王達太子時之開大藏布施一切飢餓多之人令得飽滿魚所林園販賣子為馬七珍等施一切衆生或時為王或時為太子於波羅奈國五天王懷捨身捨命不作爲難非但生如是而十方億劫精練身心發其大利種種善行无不兼新令其心慈滿足故於三无数劫中種種善行以爲功竟果滿方成位公若何語公者覺也覺悟身中安忍之性覺心內煩惱之患出生死之要安忍踐提之聞滅之通具足五眼光明爲三界大師作出生慈父從清淨王嘉嚴垢衣出現娑婆娑化諸弟子

三大僧祇努力堅 六波羅蜜行圓旋 而平功德身將滿 未出此間教度 且於何處大其緣 常願在諸餘國 示現權舍聖賢夫 未審能率若足 梵語衆言知足天龍玄少欲率是知足此是欲界身也天也說說欲界有其六天學四天天學初利天 第三淨覺天

北京圖書館藏云字二十四号

“八相變文”首段

世出報言世未預地獄獄鬼之食世轉經所復造惡由善根世中轉獄鬼之身
 何至舍城中作黑狗身去此報得見而嫌者必行平等弟先食其間貧富行
 至大富長者門前有一黑狗出來把此架出街著作人語即是世而嫌也
 目連在劫邊即記錯持尋尋而嫌不問自留坊巷行於面含物心不見而嫌行
 至一長者門前見一黑狗身從宅裏出來信長目連交談咸著即作人語言
 阿婆著順子恩是能同地獄冥路中救阿婆來因何不救狗身之若目連經言
 慈母由見不孝順及慈母應落三塗宮作狗身於此作狗身之途而嫌也言轉
 順順受此狗身著眼報行住坐卧待存飢渴於地中食人不淨渴飲長流沙清宜
 朝聞長者念三寶 夜聞婦子誦經結印作狗身受天地不淨身中不聞地獄之名
 目連引得而嫌往者至舍城山仙塔之前七日一夜轉誦大乘經身嫌惡成阿嫌棄此功
 轉德轉却狗身追却為皮樹於樹上黑得女人金具人狀圓滿 目連登雲向嫌人
 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聞善心難發嘆言阿娘今獨人身而轉條福目連將母於
 站處轉下走開通却住一面白言世尊與弟子阿娘著業道已來從頭觀
 百更有何罪世尊不棄目連之語從三業道觀看更辭之罪目連自見罪惡
 心甚憂喜言言言而向母去來問母世尊不堪佛生住死本來元從西方何因取
 為精感得天龍奉引其前已得天女來迎接柱仰而刀利天受快樂歡悅
 陽交俱轉當時此經經時有八万持八万僧八万優婆塞八万優婆塞轉作礼
 闍連一勸喜信受奉行 大目犍連變文一卷
 太平廣記年為在丁丑閏六月五日顯德寺學士任卿楊龜受一人恩被
 後額作福寫盡此目連變文後同轉如半尺幅書會於幼生作
 為完 做有衆生同發信當目連變者同池願力莫墮三途

北京圖書館藏盈字七十六号
 “目連變文”尾段

衆聖已多先念偈梵本橋諸得菩薩名
 從天覺智主門 密苑靈山轉法輪
 五部三系諸海藏 流傳天下物忘恩
 僧居四衆來金地 待花執義似奔雲
 此日既能極大宅 轉時莫開聽經文
 三系聖教實性聰 句：敢教某等輕
 不但當來成仙果 必應累劫罪山崩
 朝：只是直受家業 何曾自得開經
 大衆暫時全掌著 聽法者心能不殊
 但少僧生逢濁世 濫處僧倫金元去
 斯之職虛受人天信施 東遊唐國才都覽
 五當崇慈恩特加師号擬五臺山上
 松林下竹以經行 文殊殿前獻香花而
 度日欲思善化爰別中幸勿自誤以爲
 米余經數載製三衣於法續速達瑞
 岫親牛頭山遊于闐國更劄西登雪巔
 親詣靈山自睹某等九染身身各逐病
 疾後乃表特微德來重此方觀衆聖

倫敦藏斯六五五一号

“于闐國和尚阿弥陀經講經文”首段(一)

天王左右助 伍金門官人 伍相
 區園界內奉忠靈為至君尼請曉之
 陽善女檀越信實奉持柔精堅不悔更
 有諸部統毗尼法師三藏法津僧政寺主
 釋師顯施尼散河燒師等不及二指名並
 珠朗超法永澄清作人天師為因中寶更
 廣中諸聲怨度時亮不及手細談佛心
 陳懺悔 凡是曉法必誦者衣袂露懺悔
 兼受三歸必請五示方可開法增長善根然
 後唱經 必攝祐福持三五聲仙名尔
 長庚里來切深生元 輪迴六道幾時休
 三塗地獄受辛勤 乃為多生迷惡業
 今生偷過耶婚罪 安設朝誨聖賢
 新語兩古出無言 不怕當來三惡道
 會真邪見思惡業 雲依三塗惡道因
 不逢善友為良伴 牛頭夜叉誰肯改
 拖並鐵湯燒炭由 鐵叉鞭撻問根由
 前生何行沒不修行 今日來何處
 刀山劍樹點金上 後天虛度幾生年
 撒鷹來叩眼精穿 撒揚毫來食心髓

倫敦藏斯六五五一號

“于闐国和尚阿弥陀經講經文”首段(二)

敦煌變文集引言

一八九九年的初夏，敦煌千佛洞的藏經洞發見了。藏經洞的藏書總數量大約有兩萬個卷子，此外還有一些畫幡之類的東西。五十多年來「敦煌石室藏書」遭受了種種的變化，至今分散在世界上的各個大圖書館裏：收藏最多的是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院，巴黎的國家圖書館和我們的北京圖書館。其他如日本、蘇聯以及各國的私人手裏還有一些，不過數量不如以上三處的多。英、法兩國下手最早，掠奪去的都是精品，等到我們去收拾殘餘，贖下的大部分已是糟粕了。

這兩萬多卷的藏書，絕大多數是寫本，一小部分是木刻本。寫本的年代，大概自公元後四世紀末期起，至十世紀末期止。刻本中有公元後八六八年刻的金剛經，首尾完整，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刻本書。藏書內容絕大多數是佛教經典，下餘一部分爲道教、景教、摩尼教的經典，以及經、史、子、集四部書籍，各種賬籍等等。這些書籍多是漢文，此外也有不少用中亞古代習用的文字如回紇、康居、龜茲、和闐、梵藏等文書寫的卷子。古代敦煌爲「華戎所支一都會」，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由石室藏書就可以見出其地位之複雜了。

兩萬多卷石室藏書的發見，使中國和西域中古史的研究增加了一大批新的史料，因而引起中外學

者的注意，逐漸形成「敦煌學」的一門學問，在東方學的研究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敦煌學的方面是很廣泛的，幾十年來中外學者研究的結果，對於中國和西域中古史作出了不少的貢獻。

但是他們的研究不是沒有缺點的。他們仍然不能擺脫正統派的思想，只注意於正經正史的方面。敦煌石室藏書中有不少的賬籍、轉帖、和民間文學作品，都是研究中古時代社會經濟史和人民文學史絕好的材料。幾十年來，這一方面的東西，因為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於是傳布既然不多，研究的文章也寥寥可數；像本書所發表的一些作品，就是埋沒不彰的一個顯著例子。

敦煌石室藏書中和文學有關的東西內容很複雜：有唐人的詩，有唐末五代的詞，而最多的是形式和後代彈詞類似有說有唱的說唱體作品。這些說唱體作品的內容，多數取材於佛經，也有不少是取材於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本書所收就是以說唱體為主的一些作品。

敦煌所出說唱體的文學作品，最初被誤認為佛曲，如羅振玉在敦煌零拾中所著錄的幾篇，就是這樣標題的。後來因為像目連變、八相變等等，變文的名稱尚保存在原卷之中，於是又把這一類作品泛指為變文。但是像這一類的作品，固然有些是題上變文的名稱的，是否就可以一律稱為變文文學呢？或者還是有其他的通稱呢？二十年來，我們根據唐代段安節的樂府雜錄、盧氏雜說，以及九世紀上半期日本僧人圓仁入唐後所作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知道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種俗講。後來又發見巴黎藏伯字三八四九號卷子紙背所書俗講儀式，對於俗講的內容算是比較清楚一點了。現在可以肯定地